



可敬加大利納  
德嘉歸達傳

[

MG  
B979.9  
63

可敬加大利納德嘉歸達傳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



N° 75

3 1760 5412 4 2000 7-41

# Kateri Tekakwitha

Auct. R. Rumilly

Trad. T. Ting 丁宗傑司鐸

---

上  
海  
主  
教  
惠  
准

一  
千  
九  
百  
四  
十  
一  
年



可敬大納德嘉歸達

## 目錄

(一)	龜族的殘忍性·····	1
(二)	可敬女幼時的日常生活·····	9
(三)	替若格神父復仇·····	14
(四)	伊洛哥的平復·····	19
(五)	情願苦役不願結婚·····	23
(六)	伊洛哥的教務·····	27
(七)	領洗·····	33
(八)	逃走·····	40
(九)	初領聖體·····	45
(十)	可敬的良伴與可敬矢貞·····	50

(十一) 修造中的苦工.....56

(十二) 可敬被誣.....64

(十三) 可敬死了.....63

附錄聖蹟二起.....68

# 可敬加大利納德嘉歸達傳

——摩哈江畔玉薈羅楞河濱之花——

## (一) 龜族的殘忍性

龜族的戰士，正從新被捉到的俘虜處取笑回來，彼此團集在村中一間大屋內，大家環形的立着，按節敲着皮鼓。人圈的中央，在一公尺高的短欄上，躺着一個少年病者，在屋頂那個又是天窗又是烟囱的洞口下面，奄奄一息地微聲呻吟着。



婦女們大聲狂叫得把那間屋子都震動了。他們叫喊的目的，是要把病人身上的惡鬼威嚇趕走。巫師更聚精會神的弄其神通：面上塗得猙獰可怖，舞着喊着吼着，手中搖着一袋小石子，病人也不斷地發出微弱的呼聲。

巫師似乎突然得到了一個靈感。他離了屋子，趕往酋長們那裏，他們正在開會，商議如何發落那個昨夜在樹林裏偶然捉來的俘虜，他還有一個夥伴，可憐那夥伴已被一個性急的戰士，當場殺死了。這兩個烏龍的來人，在紅種的最凶猛亞猊人眼裏看來，原是不值大驚小怪的事。可是人們問俘虜的來踪去跡時；他却一點也不漏真情，他大有戰士們勇敢的精神，他在虐刑之下，老是一言不發。

酋長們向四方拜了之後，逐個戴上了飾有野豬毛的長羽大帽，按着年齡坐定開會，討論這俘虜命運的解決。那時一個老酋長說：「這烏龍人生得健全，他目



光銳利好似大鷹，他的肌肉結實好似大角鹿，他的腳勁當似山兔一般的迅速，我們可使他再活着，並收入我們族內。假如他同意的話：我們就可把他算作我們的人。

印第安人的習慣，常是這樣：當感到族中缺少男人或女人時，他們就釋放俘虜，當作自己族人，漸漸地這些放奴也會自認爲印第安人，而忘却自己的來歷：是以有許多英國或法國人，就這般成爲伊洛哥人或西烏人。甚至其中有許多人，多年之後，竟不願再回到自己的本國去。

第二個酋長却起來反對，因爲他昨夜夢見一個熊頭及一條海狸的尾巴，於是他根據了夢景解釋並說明了那俘虜該處死的理由。

這時巫師突然來臨，他聲明：正有個重病垂死的少年，如果有了一付新死者

的臟腑，他便可以再生，這是大神默示他的真實。於是那俘虜便被判決處死。

摩哈江畔，在綴滿着小白花同獅口花的草地上，豎起了刑架。平靜的河流，平淡的月光，都好似顫顫地在等待着不平靜不平淡的事件。

俘虜緊縛在刑架上了，渾身脫得精光，咖啡色的皮膚下，更顯得那少年肌肉的健美，假如單獨角力時，真是誰也不能同他爭勝；黑亮光滑的頭髮，好似烏鴉的翅羽一般，髮髮齊眉，用小帶箍紮着；烏黑的雙眼裡，灼灼有光，充滿着毒恨與傲慢的神情。這副眼睛，當他弓矢在手，在林中自由閒散時，定是射擊的能手。

刑架的四周，圍滿着合村的人，酋長們在中央，戰士們團團站立了一圈，戰士們之後便是好奇的婦女並跳舞發狂的孩子們。俘虜眼皮半展着，永永表示着一

付譏刺不屑的神氣。

龜族的酋長，向俘虜宣佈定案說：『大會曾將你烏龍兄弟的生命加以討論。

烏龍兄弟真勇猛，你的肌肉堅強，眼光銳利，大會很可以選擇族中美麗的女郎來給你做妻，烏龍兄弟也可入籍爲伊洛哥人而成爲小亞貺人的父親。』老酋長咬字嚙句的慢慢地說着，蠻族的人羣也靜聽着。酋長繼而又婉轉插言說：『我想烏龍兄弟定必樂意接受這個提議的』。但那烏龍人却微笑着，冷冷地說：『哼！該咒罵的伊洛哥人！』

酋長說：『好漢！你今日正有好機會一顯你的勇敢，你將受虐刑，我們並將你烹作羹湯，我們的巫師將取你的臟腑，去療治一個垂死的病人，現在我這般決定了。你再有什麼抗議？』

「伊洛哥狗，你們殺我就殺好了，你們殺了我，我今夜就可往禽獸衆多的馬尼多地方去打獵。但你們，別自鳴得意，法國人快要帶着他們打雷似的礮，來轟擊毀滅你們的村子，給他們的烏龍兄弟報仇。」

酋長說：「我決定，先拔去他的指甲。」一個戰士走上前來，手裡拿了一把燒紅着的尖口鉗，插進俘虜的指頭肉，左右搖動了幾下，指甲便連血帶肉的拔了出來，擲在地上。受刑者紫銅色的臉上，頓時起了白點，渾身流着汗液，但他老是半開着眼，一言不發。四週看着的人，噉噉喳喳地議論着。

手指上的指甲，一隻一隻的拔了下來，俘虜渾身流着汗水，好似從水裏起來一般，腹部也一高一低的急喘着。最後一行的觀客，也能聽到他呼吸喘急的聲音，但他絕不叫饒的勇氣，使觀衆呼喝佩服。

手指甲拔完了，於是拔足趾甲，火鉗插進了足趾內，幾搖之後，又連血帶肉的拔了出來，受刑者的吡喊呻吟，觀衆看着太單調了，便大家吡喊起來；現在每拔一足趾甲時，受刑者便咒罵一聲。

足趾甲也拔完了，老酋長乃下令剝皮。一個戰士便從熊皮鞘內抽出尖刀，一手滿握了俘虜的黑髮，很敏捷地用刀尖在俘虜額的前後劃了一圈，劃得並不傷腦壳，這麼，握髮的手，用力一拖，頭髮頭皮都離開了那人的腦袋，而且已掛到劊子手的腰帶上了。

剝去了頭皮，繼續是剝肩胛，胸部，及大腿上的皮。那俘虜流去了大量的血，漸漸衰痿了：頭垂在胸際，微弱的嘆息，繼續地呻吟着。這局面太無生氣，觀衆都在打呵生厭了，於是婦女們在鐘內取了熱灰來，撒在俘虜的頭部肩部及其

他剝去皮的血肉上；受刑的立刻狂呼極叫起來，觀眾才覺得爽快。受刑的這時渾身攣縮打轉，可是刑架又阻止了他的轉動，加增了他的苦痛。

有人獻計酋長用火刑，酋長允准了。於是婦女取了火木來，俘虜也從刑架上放了下來，男子們從女人手中接了火木，屏風般的環立着，把火木向俘虜刺燒。受刑者倒在地上打滾，發出撕裂的叫喊，繼而力竭聲嘶，只仆在地上攣縮着，舌頭也伸了出來，口中吐着白沫，微微地呻吟着。他無論如何已不能逃去了。於是單調的皮鼓又敲奏起來，戰士們按節舞着，小孩們溜進人羣，爲拔俘虜頭上僅存的一二根頭髮。這時人肉的焦臭，充滿了空間，一支嗚嗚的笛聲也和在鼓聲中吹奏起來，人們都發瘋似的跳喊着，婦女們銳音狂呼，老人們對着煙灰焦臭的情景蹲望着，斷定這件案子判斷結束的公正。戰士們梭角一般的打轉舞着，人人都已

沉醉在血腥氣氛中了。

俘虜就這樣漸漸的熏炙成了肉炭，草地上的小白花獅口花踐踏殆盡，半規明月，又開始撒佈銀光，摩哈江平靜的河流，顛顛地漸漸被黑暗籠罩住了。

半醉着的老酋長，依舊保持着他的鄭重的態度，爲結束今日的熱鬧，便准許人們在月光之下狂飲，那個焦傷如肉炭的俘虜，便用柴草捆紮了點作火把。在大噓大叫的狂歡之中，人們已忘了村中某屋裏榻上垂死的少年，在他病榻旁邊，只有德嘉歸達靜伴着。

## (二) 可敬女幼時的日常生活

德嘉歸達對於這種沒有酬報的勞役，習以爲常，不若其他孩子們的常緊隨着

大人們，參加種種充滿血腥的勝會盛禮。德嘉歸達（紅人語解釋前進猶豫者），那時是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子，她生得很秀美，可惜四歲時，天花把她的眼光損壞了，她往往在頭上用兜布來遮蓋強烈的陽光，保護自己的眼目。

德嘉歸達的母親，原是亞共磯教友，在近三川地方給土人捉住後，一個伊洛哥酋長就娶了她爲妻，而且很優待她。她終生可說從未能實行過她信奉的教義，但她心裏，却永是一個忠誠的教友。德嘉歸達的母親父親，都在她四歲一次的天花上送了命。天花的災患，在紅人那裏，真是比戰事還利害。

德嘉歸達的女伴們喜作投核猜黑之戲，玩法是把一個杏核，一面塗黑了，放在皮盤內高投空際，猜其落下時是否黑面在上。這時德嘉歸達常喜坐在一旁，把珠珠貝壳，穿線成圈，做成臂環或項圈。一次在遊戲之後，有一個女伴向她索她



才穿成的項圈，德嘉歸達很慷慨的就給了她。

她也喜臉上塗脂，髮上抹油，但她却不常有暇去做那些小兒女的事。因為一個十多歲的伊洛哥女孩，差不多已是成年的女子了。既是成年的女子，便該給男子們服務：是以她要緊打柴挑水，割草晒麥，一切家務的操作，都得由她去料理。

烹飪之外，她還該烘晒獸皮。烘皮的工作是這般：在田裏掘了一個土穴，穴內，煖着污爛的樹枝碎木，冒着濃厚的白煙，土穴之上四週豎着木椿豎成一個圓錐形的架子，架子上用一種皮緊蓋着，便成爲一個小帳篷，在這個充滿煙的帳篷內薰烘着新鮮的獸皮，這樣悶烘了一晝夜，便柔軟自如，永不硬化。

這種日常工作，除非逢着哭喪節是不會中止的。「哭喪節」是伊洛哥五個部

落，齊集哭死人的日子。節前由發起的部落，把哭喪的地點通知其他部落，同時向各部土人，分發訃文般的分贈項圈。到了指定的哭喪地點，在一堆燃着的大火週圍，酋長們蹲着吸着煙草，青年們恭恭敬敬地遙遙侍立着，號聲一起，一時喊的喊，叫的叫，頓腳的頓腳，各人表示他對於死者的悲哀，亂七八糟的哭成了一團，這樣直到預定的時間一完，才寂然宣告停止，於是各自收淚，嬉笑着開始享受他們熊掌鹿肉的野餐。

德嘉歸達於父母死後，便由她的叔父領養。德嘉歸達的父親原是龜族中的一個酋長，他死後，這地位便由他的兄弟承襲，那時亞猊人是其他四部落的盟主。德嘉歸達爲了這個哭喪的盛禮，爲表揚亞猊人的威勢，她便給她的叔父做了一雙刺花的鹿皮靴，並做了一件反穿水牛皮的大袍，袍上裝飾着野豬的長毛；一個美

衛家，還來給這件皮袍裏面，畫上了同敵人激戰的故事。

突然她的叔父從外面衝進屋來，從他姪女手裏，把這件尙未完工的袍子奪下，急急地叫她快去把村上各處排着的缸，挑滿水。他好似有了什麼意外反常的刺激。

後來知道那烏龍俘虜受刑前的威嚇，並非只是空口大言。因為在剛大烏圭附近，正有一支法國軍隊移動開來，準備同伊洛哥人作戰。

日影正中的午時，警報就傳遍了全村。一時百事停頓，人們唱着戰歌，商量着如何抵禦。婦女們修編籬笆，加高土墩，使戰士們能登在這些土墩上守望和射箭，她們並徵集村上的糧食，堆在一間大屋內。那間大屋，就是前夜巫師作法不靈的一間。這般準備，他們便以爲可死守村子了。村子四週的缸內，也急急挑滿

了水，爲的是萬一敵人放火時，就可以澆水滅火。當婦人們籌備一切時，男人們狼吞虎嚥的大吃一頓，面上滿塗紅硃，爲得增加勇氣而準備廝殺。

### (三) 替若格神父復仇

從若格神父致命後，二十年來，白人的被殘殺，依舊連續不斷地發生着。

耶穌會若格神父，是在一六四二年，同了幾個烏龍人被亞猊人劫持去的，當然是受盡了種種虐刑與蹂躪。這些野蠻的虐刑專家，竟強迫同時被俘的一個亞共磯女教友，去切斷神父的大姆指。這個女人，就是德嘉歸達的母親。

既然這些黑袍人，宣稱他們的大神之子，是在十字架上釘死的，於是若格神父就也好多天被綁在兩根木樁上，受盡了侮辱與諷笑。但神父綁在架上時，一味

勸勉和他同時受刑者堅持信德，這般經過了八天；但他的勇氣一點也不減低。伊洛哥人看着他這般的偉大精神，就把神父及其他幾個囚犯免死了。這次被處死的，只三人。

但不時有酒醉的伊洛哥人，把被虜的用斧頭砍死，卒致許多囚犯相繼被殺，末了只存着格神父一個。無衣無食，種種虐待一言難盡；但神父却始終給仇人服務，直到來自新亞摩司丹達紐約的荷蘭人把他贖了出來爲止。他老是給病人診治，給囚犯講道，給垂死者付洗。後來神父被送回法國，這般戴着夜帽，穿着襯衫，上了法國勃勒東海岸。但一到法國，他復回加拿大傳教的心，又日夜的纏住了他的心靈。

「有志者，事竟成」，不久，神父竟又回到他的凶手亞猊人那裏。這次亞猊

人也允許神父在他們中有屋休息，有火禦寒，從此可以安居傳教了。不料神父有一次到三川地方去巡視教務時，他粗心地在衣箱內剩了幾件衣服，留在他住的亞 猊人那裏，沒有帶出。窮禍就此闖下了。因為這年，印第安地方麥收非常惡劣，人人都恐怖着饑荒的來臨，巫師就宣稱是黑袍人把鬼子放在箱內沒有帶走，那鬼子就吃盡了印第安的麥子，收穫因此沒有了。所以當神父從三川巡視教務回來時，合村的人都羣起而攻之，酋長們並開會議決，把神父不用火刑，但用斧頭砍死。神父便這樣致命了，他的頭還被土人號令在田野中的木樁上。

若格神父被殺後，戰事便在伊洛哥人及法國人及其聯邦土人中潛伏着。此番再不給神父雪恨，明顯白種人太懦弱，而且也對不住自己被殺的同胞了。何況將來白種人生命的擔保，也要求着賠償這筆血債。

古山肋將軍領了幾百個義勇軍準備進攻亞猊村。這位古將軍同了幾個小兵官們，才從法國來到，趁着一時的義憤，便在正月冰天雪地中出發，天時既酷寒，地理又生疏，這般進兵自然更覺困難，兵士們手脚凍得僵強，河流又都冰斷，嚮導又領錯了路，迨他們從迷路的森林中出來時，幾個落伍者，已被伊洛哥人殺死在後面了。

這次冒昧進兵，無論如何使伊洛哥人得到了恐怖的打擊。法國人方面也得到了經驗。於是決意整隊改編，一待天時轉利時再行進攻。

亞猊人也急派遣代表，到魁卜克議和，和約遂由脫拉西，古山肋及大龍三人，同了亞猊人龜，狼，海狸三族人的代表簽定。

但和約訂後不久，法國人又突然被亞猊人攻擊；有一次幾個法國人在樹林裏

打獵時，墮入埋伏，四人被擄去，三個人被殺而且剝皮。

於是脫拉西決意下一個解決。

這次由脫拉西統率隊伍。脫拉西身高肩闊，雖年事高而好排場，出進總帶着四個侍從童子，廿四個衛隊，但他辦事的熱心與勇敢，却也大有老當益壯的精神。

這次他領了一支編制完備的軍隊，六百名威震全歐的加里昂部隊的士兵，六百名加拿大的義勇軍，百來名烏龍及亞共磯土人。雖說白種人同印第安不斷地爭戰着，但戰士從未有過數百人之多的。此外還有三百條小船，二尊火炮，帶了一個俘虜作爲嚮導，浩浩蕩蕩的向野人村進兵。

在一個暴風雨之夜，大軍到達了剛大烏圭。



#### (四) 伊洛哥的平復

夜黑如墨，雨灌如注。法國軍隊雖跋涉泥濘。但依舊在鼓聲中進行着，電光閃處，鎗頭刀耀亮如雪，窮山中雷聲隆隆響着，打斷了冬冬的鼓聲，可是雷聲一靜，戰鼓又起。

籬笆後面，伊洛哥人顫顫地防守着。法國軍隊的遲遲不進，實使土人們醒睡皆非。巫師唱着緊張的歌，女人們歇斯里的癡笑。人們雖不看見法國軍隊，但都覺得他們正在逼近上來。某一個女人，笑得像發了狂，他的丈夫，把她一把頭髮，掀倒在地，使她默靜；她更狂叫了。冬冬按節的鼓聲，隱隱地已能聽到，屋外的狗，很命的狂叫起來。

突然，一個伊洛哥人丟了弓矢，大聲喊道：「弟兄們，逃命吧！」

立刻起了混亂；男人拖了女人，女人背了小孩，奪門出奔，室內器具倒亂，鍋灶翻身；室外狗子狂奔狂叫。可是鼓聲依舊冬冬冬，冬冬冬，越逼越近。頃刻間，村上的伊洛哥人齊逃空了，德嘉歸達的叔父，生怕她東磕西碰，黑夜逃散，便把她用繩縛住了，拖在身後。

當法國軍隊到達剛大烏圭時，村上只有一個藏在船底下的老人。

雨止了，天也漸漸明了，東山紅光滿天，告訴那日的酷熱。繼而雲天一碧，青澄如洗，地上也爽乾了，只有樹頭叢草間的雨珠，還鋼鑽般的燦亮着。

在若格神父，跪着被砍下頭顱的地方，人們就在一棵杉樹下，搭起了祭台。脫拉西及軍官們，便像在堂裏一般，立在最前行，後面是加里昂軍隊，以及烏龍

亞共磯教友，衆人同聲唱着 *Te Deum* 謝主經。其他外教的印第安助手們，恭恭敬敬地遙遙立着，驚訝這種信德與紀律的表示。繼而舉行彌撒大禮，在舉揚聖體時，長官兵士們全體屈膝朝拜。那個被虜的老伊洛哥人，這時顫抖抖口中喃喃不斷地，不知念着些什麼咒符。

兵士在盛怒之下，大概有點矯枉過直，法國兵當下就把那村莊燒了，土屋籬笆，椿臼水桶，珠米穀麥，完全付之一炬。

法國人放了火後，便凱旋回加拿大去了。留在他們後面的，是青澄的天空裏，一道濃厚的黑煙。伊洛哥人遙遙見着那股濃厚的煙時，便個個發着寒戰，知道這次損失的重大。

法國軍隊回到了魁卜克，便打發擄來的老伊洛哥人回去，教他傳告土人，

說：這次剛大烏圭的小接觸，只是一種示威。假如伊洛哥人，再無故殺害白種人，或再有其他敵對行為時，那時法國人必將大舉來攻，誓把他們滅絕了才罷云。

老人奉命回籍，很不容易說服那些驚魂未定的伊洛哥人，他們已是無糧可餐，無屋可住。計亞猊人死於這次饑荒的達四百人。

條約終於簽定了，伊洛哥人聲明寧願媾和，並聲明不再加害白種人。之後，各族人士，就在簽約上，由各族代表畫上了一只烏龜，一頭海狸，一頭狼，作為簽押。

伊洛哥人又懇請傳教士到他們那裏傳教。這明明是質押的要求；可是耶穌會神父，便毅然決然請命前往，於是費來孟與若望比隆二位神父被遣到剛大烏圭；

白羅雅神父到奧納鄔村，他們在一六六七年七月中，受了賴弗爾主教的祝福，離了魁卜克城，分道上任去了。

### (五) 情願苦役不願結婚

印第安人，也好似小孩子一般的喜怒無常。當神父們的船馳進摩哈江時，一艘輕快的小艇，就前來迎接。土人們個個文身塗面，爲給來賓增光。他們又立在獨木船中，興奮地拼命划槳，有的用貝殼或樹皮做成了號角，嗚嗚的狂吹，當寂靜的空間，還給他們以回聲時，他們都露牙大笑，表示快樂。

他們這般擁簇着傳教士，直到摩哈江北岸的一個小村上，這村子就是現在美國的豐達小城，英國人把它叫做加拿槐蓋的。

比隆神父就止在那村。費來孟神父他決意到別一個村子上。

土人們給黑衣教士指定了一間土屋作爲住所。那屋就是德嘉歸達同她的叔媽及姑母等住在的一間。德嘉歸達的叔父，因爲妻子不生育，所以夫婦間感情並不那麼好。

他對於神父的傳教，雖不反對，但却不很贊成他的姪女去聽道。何況她已是十二歲了，按俗，她已該結婚。可是德嘉歸達對於這問題，一點也不感興趣，對於男同伴，也無偏好。無如她的姑母以及鄰婦們，都欣欣在認真地給她作媒了。

當然紅人的婚事，並不徵求女子的同意的。人們把所選的男子給女子看了之後，只要阿母稱心，便算成功。可是德嘉歸達的姑媽們，却變通得多，要德嘉歸達自行擇婿。她們常請些青年戰士們來家聚會，還命德嘉歸達拋棄了種種勞役而

來出席。姑母們便用了顯明的比喻來相勸，可是柔和順命的德嘉歸達，却發癡作聲的好像不聽見。

這做作，當然是被認為刁皮。於是姑嬭們決定要責罰她，就是要出其不意的突然把她成婚了事。新婿是由她的姑母們擇定議決了：一個驍勇的少年獵者。他將來定能打得許多野獸，帶回岳母家的。她們就把他請進土屋，坐在德嘉歸達身旁，繼而姑母們請求德嘉歸達獻一瓢珠米肉湯給少年，因為這瓢敬的珠米肉湯就可算為訂婚禮的。德嘉歸達起立了，在場的姑嬭婦女們都勝利似的彼此唧噥着。可是少女長嘆一聲，雙眉蹙額，好似極其痛苦的一般，她大聲喊着說：「除非那少年離開這裏，我不再回屋了。」說完這話，她雙手緊握了胸前的圍頸，奪門奔逃到田野裏去了。

這種行動，合村的人都認爲是傲慢無禮，而且決定是亞共磯女人的野蠻血統的遺傳所致，這真使部族蒙恥的事情。從此德嘉歸達的生活，更爲痛苦，合村的老老小小，見到了壓在水桶底下正在掙水的她，都要譏笑她的不肯結婚，而且勸她再做一番勞役，或再負一桶水。德嘉歸達總是不怨不尤，默默地把水桶轉肩了再負。清澄的溪水，當少女來打水時，總是綠波盪漾的表示歡迎，有時微風吹來，還奏出輕妙的音樂。德嘉歸達也把這條清流叫做她的妹子。一面是純潔無罪的靈魂，一面是澄碧徹底的清流，兩種無罪，一般清潔，她倆真可稱爲姊妹呢。此水直到如今，稱爲德嘉歸達溪。

一次當她在溪邊打水時，她抬頭看見一頭紅頸蜂雀，飛繞樹頭，好似也在找尋什麼高枝來停依一般。



## (六) 伊洛哥的教務

土屋的居停，原是個很會說話的人，當婦女們會集在一起工作時，他常來向着她們，背後駁斥神父講的道理。神父說是一個真神造了天地萬物，造了人類，這獨一真神叫天主。這個印第安人却以爲這層道理，極端的相反他們列祖列宗世所相傳的。

他的父親，他的祖父，他祖父的祖父，他祖父的祖父的祖父，推上到不可知的祖父，都是這般說：是沔西西比大神先造了大海同大河，鬼神彌加坡造了天和地，彌加坡造了天空後，就造了野獸，但他不知道安插野獸在那裏，因爲那時的陸地還沉浸在海底呢。那些野獸就感到了饑荒。

彌加坡就向羣獸說，誰敢深入海底，給他抓把泥土上來；只要一撮泥土，他就可造成大地，爲生樹木花菓，來喂養羣獸。

海狸自告奮勇，冬的一聲，跳進水裏，可是沒有沉到海底，牠就力盡筋疲的出了水面，浸的幾乎半死。水獺就繼海狸再試，可是牠在水裏浸了一天，還是空空的出了水面，而且力竭氣喘，拍着前腳，一言不發。於是彌加坡便打發得法的老鼠去入水。在海狸水獺都告失敗之後，現在打發老鼠去，實是一樁笑話。羣獸都私下搖身擺尾的竊笑着。食肉獸，甚至張口露牙，表示不滿；假如牠們不是餓的柔弱無力，牠們定是要革命造反了。

老鼠跳進水裏已是一日一夜，羣獸都靜待着牠的再現。果真最後牠浮到了水面了，可是牠已疲乏至於暈去，但彌加坡在牠的爪窪內，却找到了幾粒泥沙。

彌加坡就把幾粒泥沙造成了現在的大地，他造成了大地把羣獸安插之後，他就離開了牠們，迨不久他回來時。他見到羣獸正在爭噪，於是大怒，他就造了人，爲管理羣獸並且爲罰牠們。

此後彌加坡又造了爲服侍男人的女人，她們的責任是打柴燒火，晒魚，煮肉等！至於男人的職務就是打獵，打漁。可是人類越傳越多，打獵的不留心，把同伴打死了，死者的父母便決意報仇，於是轉輾仇恨，戰爭從此發生，而永不停止。

老居停說得如是生動。又深信這是列祖列宗傳下來不能轉移的信條。給他直接辯論，實是一件勞而無益的勾當；雖則這些神話，實是不值一駁的。比隆神父在遺執迷的紅人之前，須另行設法，潛引他們跨上聖道而走上開化與歸正之

路。果真不久之後，神父得到了安慰，有幾個土人歸正了。

神父在村上，出進土人家，東鄰西舍，都有他的踪跡，有時坐在土屋內的小方矮凳上，先同土人寒暄幾句，然後談論中，乘機插進聖教要理。

神父是一個天然的畫家，他就在土人家中，或是獸皮上，或是樹葉樹皮上，或是土屋的牆上，畫出他所要講的道理的像解，另外他講到地獄時，他畫的滿獄的魔鬼像，實使那些土人凜然生畏。某一個伊洛哥老婦，她不願聽神父的道理，神父講道時她用手把自己的兩耳掩住了，神父便畫了她的肖像，在她的身傍畫滿了可怕的魔鬼，她看了圖，就怕了起來，後來也靜靜聽道了。至於那些樂意聽道及願意受洗的聽衆的四圍，神父便給他們四周畫上許多美容的天神。

德嘉歸達的叔父，雖能阻止她的姪女去聽比隆神父的講道；但不能阻止她去

驚訝賞鑑神父的壁畫，而對之凝視沉思。德嘉歸達每晚，在伊整天做了苦工之後，每對這些壁畫緬思時，覺得無上的安慰與平安，整天的辛苦頓似完全忘掉了。另外當她注視一幅聖母像，她看見這個尊貴的夫人向她微笑時，她覺得一種神秘的愉快。

後來神父造了一座小堂，講要理的場合，也比較更為相宜了。有伊洛哥人問神父說：「烏龍教友也能升天的嗎？」——「當然。」——「那麼我就不願同烏龍人在一起。」繼而苦思了一番之後，卒來答應也願意在天堂上碰到烏龍人了。有了小堂之後，每主日早上有彌撒，晚上也唱晚課經，唱經的調子，勾引了不少了大大小小的孩子們。伊洛哥人只會各人各調好似鴨叫的混唱，此次聽到了同聲同氣的諧和的音調，真使他們驚訝與欣羨。這些土人雖是十分誠實，但大概意志浮活，

是以求進教的雖不少，神父却須給他們以長時期的訓練，以觀察他們的恆心；至於老人們，常是不肯承認世上能有一個爲仇敵爲自己都是好的教會。

三年奮鬥之後，比隆神父那裏，竟成立了一個新教友的中心，可是長上就在那時，把比隆神父調任到聖老稜河畔的馬達肋野新教區去了。

那裏地方近蒙來亞，是一個純印第安教友的村子，在宗教方面當然是佔相當地位的。

到加拿槐蓋來代替比隆神父的，是包尼法爵神父，教理方面，既由前任的預備好了根基，神父便對於聖教莊嚴堂皇的禮節，稍加注意。聖誕之夜，居然也在他們小堂內舉行了子時彌撒，堂中也裝上聖誕樹，以及法國新寄來的上等掛綵。最惹人注意而轟動全村土人的，還是那付馬槽。德嘉歸達在馬槽人物中，又看見

了那個惹她動心的夫人，她常想終身效法這位淑麗嫺莊的夫人，因為她會對自己微笑過。她於是把手臂上認為最中意的珠鐲，脫下套在那個渾身像上，出堂走開了。

她快活極了。她心頭鹿鹿的跳着。她在歸家的路上，因為她視力不好，所以很慢的走着。這時天空雪花，正朵朵慢慢地飄下，她索性停了，對着這飄飄的雪花，凝視出神。

### (七) 領 洗

領 洗  
印第安野人中，伊洛哥人最殘暴，而伊洛哥人中，亞貌族要算最凶戾。是以加拿華蓋村聖教之竟能發展，真可說是個聖蹟。某年，包尼法爵神父，竟在一個

擁有四百人口的部族中，付了五十個聖洗。「致命者之血，新教友的種子，」這句話，此處又得了証實。

同時同了瑪達肋野教區也有了來往。老稜河濱的新教友，抱着新教友的熱誠，努力各把自己新得的福音散播民間。這些新教友，竟不辭勞苦，不避艱辛，甚至不怕為主致命的傳教。奇的是那裏，伊洛哥人越聚越多，其中有一個名叫克的酋長，綽號叫做大亞的，從前原是一個出名勇猛的戰士首領。他的主戰論在大會中很有勢力，現在他竟也到那教友村去了。

這般人的加入教友村，削弱了亞人未來的戰鬥力。德嘉歸達的叔父爲首，同了其他一大批的外教人，因着這件事，竟發怒若狂。

戰士們奉教領洗後，人們往往把他們看作婦女一般，這是在印第安人認爲最



大的侮辱。而且教難也便這般蘊釀起來了。

幾個酒醉的伊洛哥人，強要某女教友飲燒酒，那女教友忿極不從，並吐痰在強她飲酒者的面上。於是那些人，就用力強灌，那女教友，只得領飲，但當人們一鬆手時，她便把滿口的燒酒，噴了那些人滿面。有許多女教友，到荷蘭人的殖民地，近紐約地方去時，那邊的荷蘭誓反教徒，見着他們手中的念珠，便想搶奪下來。可是她們咆哮若母獅，竟嚇得那些白種人，束手不敢近前。

這種強力的反抗，很能引起嚴重的事件。神父乃迫令教友仍速集瑪達肋野，他自己就領了四十人也到了那裏。其中有好幾家人家，男女老小都有。

他們分坐六小船。其中許多人，先前曾溯着烏松河，唱着戰歌出發戰鬥的；此番却在同一河流中，唱着讚美天主的歌了。少女德嘉歸達，看着這些人動身，

已無心玩其珠圈貝壳，她的心，已同了他們一起遠行了。這批人羣的出發，是包尼法爵神父最後的安慰：神父在不久之後，以奔波過勞而逝世了。

郎白維神父就來替了他的遺缺。郎神父是博學多能的神父，通許多方言。他有些像比隆神父，可是更來得沉靜，而且又是一個語妙天下的幽默家。神父帶有自鳴鐘一具，常以之作一種無罪的戲謔。譬如神父見鐘即將報時時，他就對鐘說：「響吧！」那鐘固然響了。那些土人便驚奇的問神父鐘說了什麼？神父就隨機應變的說：「鐘說：『去吃飯吧！是飯時了！』或是說：『進堂去吧，念經時到了！』」於是伊洛哥人真的相率引去，神父就可以安靜地念他的日課。

郎神父又知醫道，他從法國帶來了許多藥品，對症下藥，往往藥到病除，因之更博得伊洛哥人的信任。那些巫醫的神通，就大為減色，神父的傳教事業也因

之而得到許多便利與發展；例如神父因施醫診病，便可以出入土人家，乘機講道勸人。只是到德嘉歸達的叔父家去時，往往要遭受閉門羹，因為德嘉歸達的叔父，對於黑袍人，尙餘恨在心，不肯招待。

一天，當滿天佈穀鳥催着播種的時節，村上所有男女壯丁，都上田頭去播種了。留守在村上的，只是些老人孩子們。神父又到村上來了。但他經過某一間土屋時，好似有一股神力，把他推了進去。

那屋內，有二個老婦一個少女。那兩個老婦人，對於來客，雖不甚歡迎，但却也來同他談天；那少女，因目光的惡劣，昨夜跌傷了腳，傷勢非輕，以致今日不能上田頭工作，故也逗留在家。

神父進屋時，那少女發出了一個驚訝的呼聲。就當兩個老婦人之前，她把心

內蘊藏的一切告訴了神父。她聲明她對於比隆神父的畫像，包尼法爵神父的馬槽，都感到興趣。另外對於那些村上鄰居的受洗與移家瑪達肋野，她表示羨慕。她還聲明她的母親原是教友。她懇求神父教她要理，並給她付洗。那少女就是德嘉歸達。

神父很明智地，就對她預先說了她將來要遭到的種種艱難痛苦，另外是在一個仇教人的家中。可是她笑着說：苦是吃慣了的，而且爲信教而遭艱難，還是教友的福份呢。

神父細細考察之後，覺得那少女的求進教的意志甚是純正而且堅決，於是就收她爲保守；只是付洗一事，尙須延遲數月。

德嘉歸達終於一六七五年的復活瞻禮上，同了二個女伴一起領了聖洗。因她

重視潔德爲無價之寶，便取名加大利納，把這位耶穌的淨配，奉爲自己的主保。

當小堂裝飾着各種鮮花，點綴着各項掛彩時，那少女的靈魂上，也裝滿了各種德行：她德行的芬芳，同了鮮花的香氣，同升於天主座前。

受洗的新教友，並許願從此不再參與土人的跳舞，與巫人詳夢的集團。這第二點尤關重要，因印第安人的許多異端，大半是從妄信夢境而來。譬如獵熊之前，獵人們須各清餓幾天，餓得神思慌忽時，自然易於做夢。於是各述自己的夢境，再由詳夢者看各人的夢景相同處，決定往東或往西，去求熊的踪跡。在辦其他重要事情之前，印第安人，也往往求決於夢。他們的宗教，竟可說是夢的宗教。

當然爲一總教友們，這一點是該絕對禁止的，德嘉歸達自也絕對服從。

德嘉歸達，真可說是一個新教友的模範，她對於神父吩咐的一切，一一奉行無違。

### (八) 逃走

德嘉歸達得天獨厚，靈魂上充滿了天主特賜的許多寶貴恩寵，她已不是一個信德薄弱的新教友了。她盡其所能的奉守教規，保護貞潔。這在印第安野人中，視爲一種滑稽可笑的事情。因之她便受到了種種不可形容的辱罵與誣告，人們不但譏笑她，而且還設計陷害她。

第一件惹她的仇人們不快的，是守主日罷工。當然主日上，德嘉歸達不做用力的生活。於是人們就說她懶惰，而且說她因念經，便把家事都不管了。有人竟

主張實行「不工作不配吃飯」的格言。德嘉歸達也寧餓着守主日。於是每逢主日，她便守清齋，獻功於天主。

仇人們這一著既告失敗，於是老羞成怒，便用更嚴厲的一法來虐待她。在她到堂時，常有不三不四的幾個少年，在路上對她譏笑辱罵，並向她拋投石子，有的佯醉着恐嚇她。

一次，一個少年，得了她叔父的同意，拿着斧頭到她屋內，逼她背教，否則便砍殺她。德嘉歸達，想此番必死無疑，她便雙膝跪地，捧着手，靜靜念經，預備致命。那少年一見這種情景，反而嚇得丟了斧頭逃出去了。

仇人們看着少女竟是一威武不能屈的一個，於是再別尋途徑，使她就範。一天，德嘉歸達無意中喚了她叔父的名字；她的嫡母，便擒住這機會，師出

有名的到郎神父那裏，告她姪女的大不敬，並要求神父把她重重懲罰。神父在亞  
狃人中已非一日，明知他們的刁滑，故只把好話敷衍。德嘉歸達的孀母遂不得要  
領而返。可是她對她的姪女，當然不肯就此鬆手。

德嘉歸達決意往瑪達肋野教友村，那邊可以平平安安自由地熱心敬主。那修  
院式的教友村，正配合她的理想。

但現在出發，比較以前難得多了。因為反對最激烈的不是別人，而就是她的  
叔父。他是村長，村上人民的出移，很使他焦急不安。是以任何人離村他往，即  
被認為他的敵人。更何況是出亞狃族而移往瑪達肋野教友村。是以行前要徵求村  
長同意，不單是不可能，而且還是自尋危機。

可是德嘉歸達未來的生命，早由上主定奪。她原有個義姊在教友村。這位義



姊，風聞德嘉歸達家中的種種虐待，便起了可憐的心，同自己的丈夫商量好了去接德嘉歸達來家。她的丈夫滿口答允。可巧那丈夫又正要向烏松河一帶去，託名是打獵，實際是去傳教。他便設法通知了德嘉歸達，叫她準備着。既託名打獵，來時當然不止一個人，但來的都是教友，都是同志。

這時正當打獵時期，德嘉歸達的叔父也正出外打獵去了。爲使村上一點不露風聲，那義姊夫就約定不到村上，但只到德嘉歸達日常汲水的溪邊來接她。

這是她特愛的一角，當她工作疲勞極時，她常到這裏，面對着清流，默然坐着。她曾向它洒過淚，訴過心腸。它是她惟一的好友，現今別離在即，自然也有些戀戀難捨；但是來領她的伊洛哥教友們，已不許她再事流戀，催着她一起走了。

出乎意料之外，那天她的叔父，竟回家很早。當他不見他的姪女時，他就疑心到那些伊洛哥人的陰謀，盛怒之下，他便帶了弓矢出門，不論死活，誓必把他在逃的姪女帶回。

他果然在林中遇到了正休息的那些獵人。但這些人成竹在胸，早已把德嘉歸達藏在樹林深處。他們也曾正式打過獵，獵得的野獸便是個明証。他們一見亞人的領袖——即德嘉歸達的叔父——他們都裝出一種不期而遇的快活，大家亂闐闐地談着種種無關緊要的事情。

盛怒的亞人竟然被騙過了。他也裝出一種不期而遇的欣慰。一度歡談之後，他便辭別衆人，轉了方向去尋他的姪女去了。

這緊急警報過後，德嘉歸達同這一行人，載欣載奔在滿山紅葉的秋天裏，終

於平平安安的抵達了聖老稜河畔的教友村。

那時正是一六七七年的十月。

### (九) 初領聖體

一六七〇年上，耶穌會司鐸，在老稜河南岸，蒙來亞之西，在一個名叫瑪達肋的草原裏，開設了一個專爲印第安人的教區。一時烏龍人，亞共磯人，蒙打槐人，狼族，華打灣族，伊洛哥族中，就有不少的土人到那邊去學道保守。教區內，絕對嚴禁的約法三章是：不准詳夢信夢；不准多妻；不准酒醉。犯者立刻逐出教區。這三條件爲紅種人却是一個極大的犧牲；但也是不得不如此的，因爲他們的種種迷信與劣行，大概由於這三點上出發的。可是來到教區中的許多紅人，

却也能踐諾不悔，奉行惟謹。

此外，便是恭行敬禮，專務修德。當時某主教看了村上情形，便稱讚那教友村，是座修道院。

村上印第安人，黎明即起，一年四季，無論晴雨風雪，清晨五點鐘，都進堂跪着念早課，此後耘種公田，收入的，同村上病貧者均分。田頭回來，折往小堂念幾遍經後，就在堂場上坐坐休息，彼此談論些問答要理，或往病家探視，作些神形哀矜。

有時村上教友，自願離村到外教親友處勸教；於是頸項上掛着念珠，手裏拿着聖像，逢人說道，頗有成績；但也有因此而為主致命的。

令人奇妙的，是回頭進教最多的，還是雄心最很，要併吞各部族的伊洛哥野

人。他們在戰爭時，自命爲「前進如狐，搏擊如獅，引退如鳥」的；可是現在其中許多人，因着神父們的苦心規勸，豺狼竟變成了羔羊。

更奇怪的，是那個可怖的戰士大亞猊人，竟一變爲熱心傳教的宗徒；更有幾個出名的殺性重的戰士，若殺裴來培神父的火灰，竟也回頭，而願終其餘生，以行補贖。

瑪達肋教友村，在那時英國人及外教人的眼裏，竟是一座自願犧牲自由的紅人感化院。

美麗的玉簪花德嘉歸達，就寄托在這座溫暖花房裏了。

因爲瑪達肋野，田土低濕，不配種（玉黍）珠米，所以教友村也稍稍西移，就是現在的聖魯意城附近。在德嘉歸達死後，教友村又西移過一次，在拉希納對

面，加拿華蓋地方。此村地址，至今還在。德嘉歸達就同了一個熱心女教友亞納大西同居一室，從此可敬切磋有伴，聖德猛進。

村上的清潔整齊，很使少女驚喜，因為在外教亞狃人村中所見的，只是凌亂與髒污。可是不久之後，那少女的端正明智，以及她德行的芬芳，也使她週圍的人，起了驚訝。

土人得初領聖體的，也同領洗一般的，有精密的籌備。凡道理不甚明，或熱心不足者，都得延滯他們初領聖體的日期。但爲德嘉歸達，却是例外，她得初領很早。那是聖誕的一夜，小堂裝飾得格外體面，德嘉歸達的熱心也格外顯著，以致來堂的教友，都爭先的跪在她的週圍。她們相信，這般親近她，她們能多分得些她靈魂上的聖寵餘澤。

雖則德嘉歸達的肉體上的目光，不甚明亮，但她心靈上，那天却充滿了神光。此後，她雖仍如旁人一般的祈禱工作，但她祈禱的熱心更顯著，而工作也格外起勁，成為教友村上的表。她的熱心，在談論間也不時流露出來。她在小堂中，往往延長她祈禱的時間，求耶穌寬赦她祈禱時的分心，寬赦她幼年時不識天主的罪過。

因着印第安人的狩獵時期，村內村外，都忙於弓矢標鎗的準備，德嘉歸達在教友村上，反更恬靜安適。但她在這安樂的環境中，她對於自己的修成，却不肯半點怠忽。她做了許多嚴厲的苦功，來責罰自己幼年時的過分愛好裝飾。這原是少女們天性的通病，原非重大過失，可是德嘉歸達却因此重重鞭打自己，而且穿上苦衣，並在食物內，加上泥土。她這般的做着種種苦工，苛待自己柔弱的肉

身，以致她的神師神父不得不加以節制。

### (十) 可敬的良伴與可敬矢貞

教友村裏，可敬德嘉歸達選了幾個最賢德的做了朋友，爲得在修德的道路上，彼此奮勉，共策共進。亞納大西，即當初德嘉歸達來到教友村時，由她接受招待的，從那日起，就成爲可敬的好友；還有一個年青寡孀，叫德肋撒的，也是可敬的知己，她的來歷，這裏也值得一錄。

她原是奧納烏特的教友，但對於聖教禮規，向來怠忽，只是一個掛名教友而已。一次，她同了丈夫及其他十個印第安人出外打獵。可是出去了多日，竟未獲一禽一獸，於是獵隊中起了饑荒。其中有個年老的，自動地請人們把自己殺死烹



食。獵人們便互相商議，并向德肋撒徵求意見，德肋撒囁嚅不敢答覆。因為印第安人對於老弱婦女的生命，不甚重視，她深知今天他們殺了老者，明日定也能殺她自己。當下她心裏就向天主許願，假如此次她能慶幸生還的，她決意此後要謹守教規，善度教友的生活。

打獵的成績，依舊毫無，不單老人被殺烹食，即隊中孩子，也不免被殺充飢，最後連獵人們也接着相殺相食，末了只剩下德肋撒夫婦二人。他們倆連日在荒山窮林中東西覓食。遠遠的天空裏的一股黑煙，把他倆引到了亞共磯村，因此得免餓死；但是她的丈夫，因着此次出獵的過分疲乏，不久也死了。

難關是過了，危急時所許的願也忘了，終於德肋撒跟了其他教友也來到了教友村。在這裏她遇到了加大利納德嘉歸達。她倆原不相識的，兩人正看着人們建

築新教堂。加大利納却首先發問說：「那一面是爲女教友的呢？」德肋撒回說：「這一面。」

談話開始了，交情也起了頭，加大利納常是超性爲懷的，當下接上說：「天主最喜歡的聖堂，還是我們的心啊，可惜我常常把天主逐出心外。論理，這座聖堂造好了之後，我也不配進去呢。」

加大利納的謙遜，竟然打動了德肋撒的心弦。德肋撒就把自己心境，完全傾吐出來，她說出了自己如何在出獵危急時，許了願；如何把所許給天主的願，遲遲不肯實行；她當場就求可敬給她指示一個補救的辦法。經了這次肺腑的提示，一點沒有隱秘的談話之後，她倆就成了知己。後來加大利納又把亞納大西介紹給了德肋撒。於是三人，在修德道路上，互相切磋，互相策勵，各做了許多大聖人

們所做的苦工。

加大利納那時，正需要幾個知心來安慰解憂。因為介紹她來教友村的義姊，正設法要教她結婚。加大利納那時正靠着她的義姊活命。這義姊的勸加大利納早日完婚，爲加大利納固是了却一樁終身大事，爲自己也可減輕一點負擔；而且加大利納結婚之後，也可有了保護，有了着落。

加大利納，對於她義姊的好心，却有些不願領情，而且起了懷疑。她就奔向神師那裏，且泣且訴的完全告知了神父。神父靜聽了她的哭訴之後，便給她解釋那義姊的主意原也出於好心，是爲她終生的好處，而且說的事，也並沒有什麼不好。她正該把義姊提出的問題，靜心考慮。但加大利納當下就大聲喊着說：「考慮麼，那太晚了，我的身子早不屬於我，我早已完全獻給耶穌了。」

神父微笑的說：「假使一朝天主叫收了你的義姊，那麼，你將去靠誰？」  
「這，我一點不擔憂，那喂養天空小鳥的天主，決不會絕我的生路的。」  
神父教她把這事慢慢決定，加大利納只得暫且懊喪着回去。

伊洛哥人，從未有過守貞不婚的，義姊雖仍維持可敬的生活，却依舊不稍改變其主張。就是她的好友亞納大西，對於她守貞一點，也感到太特別而不表贊同。

但加大利納爲得先發制人計，她便求了神長的准許，公然發了守貞的願。這樣就使一般攻擊引誘她的人，終止了他們的活動。

神父在准她發願之前，教她做了一個三天的小避靜。三天中，加大利納格外的加倍祈禱做苦工，求天主光照她，保護她。

此後，加大利納雖一如往昔的在亞猊村上，作汲水的卑賤工作，清麗流動的泉水，以前她曾對之發生無限羨慕者，可是現在她已自由得多，真是心靈兩快，一無牽絆了。她在清泉附近的樹幹樹皮上，都刻上十字。在她路上來去的時候，她一路念着經，想着她不能忘懷的天主。

可敬在發願的前晚，對神父說：「我已完全思量清楚，我此生除了耶穌外，別無其他愛人，也不能再有其他愛人。」

亞納大西也到神父跟前來，申說加大利納的固執，並她發願的倉猝。但當她一見了加大利納輝發的容光，她自覺失敗了，她把要說的話，完全吞住，她對她的好友，只有佩服，只有羨慕。

在加大利納發願之前，神父曾教她到蒙來亞醫院去，在那醫院裏，加大利納

觀察了看護修女們的貞潔與仁愛的生活，她更堅固了她的心志，她不敢做一個修女，但切願活一個同修女們相似的生命。

是聖母領報瞻禮，加大利納就在伊洛哥女子中，第一個發了守貞願。從此她的生命，簡直是一個有形的天神。

## （十一）修途中的苦工

主持教區的弗來孟神父，對於這些新來的熱心教友們的行動，未能詳細知道。他們往往任着一時的心火，自動進行。最使人感動的，就是加大利納及她友人們組織的一小隊。

她們決意要活一種曾經見到的修女們的生活。她們相率退居離村稍遠的海龍

荒島上，在那裏搭了一間草屋。各人都脫去了世俗的衣服，穿着同樣的修女式的長袍。起居作息，按着一定的規則。無論嚴冬炎夏，她們早上四下起身，步行到村，每天望彌撒二台。不能實領聖體時，她們便神領聖體。不論堅冰厚雪，她們總是赤着腳行路。

她們用蒲子做成了紀事珠，每日用爲紀善工次數，傍晚結算；遇不足預定數目時，則自課懲罰。這善工，後來在教友村上，彼此相率採用了。

神父看着縱任這幾個弱女子，流落荒島，活着半隱修生活，實是件不明智之事；便教她們回村，只批准了她們幾樁特別的熱心行爲。

印第安女子最看重而引以爲榮耀的，是自己的頭髮；就是最熱心的女教友，也把頭上烏黑的長髮，抹上油，束着垂於兩肩，以表美觀。但可敬加大利納却把

自己頭髮掩藏了。

加大利納對於敬禮自己的護守天神，特別虔誠。她常感到他的常在左右，她同他神交密談，好似同伴一般。當她隨衆出獵，不能參與彌撒時，她便求護守天神，代她去參加，並把與祭的功勞讓給白。

女性的偎依求護，往往使人憐愛。加大利納就根據這偎依之心，依靠自己的護守天神。她常把她的衷曲，訴之天神。她的同伴，見她若顛若瘋的常在自言自語，往往加以譏笑。她死後，她們便明白她這種情景，正在同她的護守天神交談呢。

加大利納在出獵，耘田，挑水之外，還同了同伴們用大角鹿的毛，編結種種土人的用品，若項圈等等，或用海狸皮做成種種手工物。這些東西，印第安人往



往用代錢幣。加大利納對於這種手工，得心應手，靈巧異常。他工作時，口裏還唱着聖歌，使同伴們勤於工作而忘却勞苦。有時，一面工作着，一面彼此輪流的講着聖人的行實。

加大利納同她的女伴們，不但彼此勉勵工作，而且彼此還競爭作苦工。年少無知，往往乘一時之心火，而流於過分。弗來孟神父於加大利納某次失事後，始悉其中情形而加以限制。原來有一天，加大利納同女伴們各自負了一大捆乾柴，加大利納因着目光的惡劣，竟失足跌倒了；於是她身上所穿苦衣的鉄刺，深深地嵌進肉內，她不禁大叫。同伴們急急前來扶她起來。她雖要掩飾裝上苦笑，可是同伴們已懂得她方才大叫的理由了。

加大利納要補贖她自己以往的過失，並補贖外教同胞伊洛哥人的每日的罪

摩，她同一個心投意合的女同伴，在一間無人顧問的草屋內，彼此用皮鞭鞭着。加大利納先跪着，袒着肩，念着玫瑰經。每遍亞物，她的同伴便用力的鞭打一下。呼呼的鞭聲，着在加大利納瘦削的肩上時，一鞭一痕，真使人動心可憐。她呢，咬着牙關，忍着疼痛，口中只喊：「天主，挽回你的義怒吧！」一念到第三遍亞物時，她瘦弱的肩上已流着鮮紅的血了。雖則甘心受鞭，但她的肩膀，不由的蜷縮起來。她不斷的喊着說：「爲我罪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，挽回你的義怒吧！」爲使受鞭的不致昏去，鞭打的時間，須分段落。但隔上十遍亞物時，求主可憐的祈禱聲，同了皮鞭聲，又相應和了。玫瑰經念完時，可憐她的肩背已是皮破血流了。可是她，好似她的主保聖女加大利納一般，似乎有天神來給她療治瘡傷似的，苦工一完結，他又在背柴挑水了。

她常想到她的祖先，用火炭燒殺開教神父們的慘刑，她要補償這種罪過，就用火炭來燒自己的腿膝。有時還用火炭，口裏念着亞物，燙自己的足趾。往往念到「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候」一時，她已痛得昏暈過去。但昏去醒來，一想到耶穌在十字架上，手足被釘的痛苦時，她又振作了精神，去燙第二個足趾了。

## (十二) 可敬被誣

上述的種種苦工，尚不足包括可敬的一生。天主還要加給她精神上的苦痛，使她成全。可敬認為她精神上最苦痛的，是下面的一樁事情。

一個業已結婚的印第安少年，平日品行端方，無可指摘。一天他從打獵回來，力盡筋疲，到了村上，見了榻舖，就倒上睡着了。次日清早，人們見他正從

加大利納的住所近處出來。少年人的妻子，先默默地私下起了猜疑。那少年正又要上路打獵，他就近請求加大利納給他獨木船上的用具修補一下。加大利納看着這是愛德工夫，便答允做了。可是少年人的妻子，更聽了幾個搬弄是非的人的口舌，早已疑信參半的，見此情景，便以為得到了真憑實據。幹丈夫一走，她馬上把自己信以為真的事情，去告知神父，而且描摹盡緻的說得神父也有些懷疑起來。

神父雖深知印第安人的懷疑性深，易於妄斷；但當下却仍把加大利納叫來，當面申斥了一番。那少年既已出獵去了，加大利納更無人對證，真是百口莫辯，只有默默苦求天主，向天主哭訴心跡而已。

妒怒成狂的少年人的妻子，很快的把這個消息遍傳了教友村。於是人言噴

嘖，都說小聖女的不貞。那時爲小聖女，真是一個最苦痛，最傷心的時期。可是她只有加工祈禱，加倍做苦工，她就從樹林中收拾了許多荊棘，放在床鋪上，晚上就睡在荊棘上面。

照理而論，她是資師表的貞潔，豈能有絲毫的污染。并且在她死後，有聖跡來證明昭雪：曾有二個各不相識的土人，看着人們敬愛她並目爲聖女時，二人對於他的潔德起了懷疑，但二人同日同時目見可敬發顯，身上發光，頭上戴着榮光之冕，給他水清玉潔的一生，作了無言的辯護。

### （十三）可敬死了

弗來孟神父被召回法國後，高來奈克神父就前來繼任。高神父來了不久，就

給可敬加大利納德嘉歸達送了終。

她的體格原很健全的。但一天突然覺得自己的死日快將來臨。她便進堂，把衣內頸項上掛着的項圈除下，同了自己的生命齊獻於天主。這大概是天主的默啓。三天後，她果然得病，病中八天內，她常是神魂超拔，與主對越。

病中她雖覺四肢無力，不能出外和兒童們同聽要理。她便教人在她房內來講解，爲的是要在病中也能多得些聖教教育。

聖枝主日到了。她切願聖主日內嚴守清齋。神父不准，說這樣無非是速其死吧了。她聽了，非常快活；因爲從神父的話裏，得到了自己竄流將滿，死期逼近的憑證：她就準備着領臨終聖體。

按例，印第安人領臨終聖體，是須在皮榻上，抬進聖堂的；但爲加大利納，

人們却破了例：由神父送聖體到她小屋內去。

加大利納清貧如洗。她爲要表示對於聖體的尊敬，甚至須向女友處借件短衫。

合村的人都聚集在那裏了。神父供了聖體前來。人們念了經告吾主之後，加大利納就竭力復行奉獻自己的身靈，並感謝另外自領洗以來，所受的種種洪恩。她覺到感謝不盡的，還是她始終保全了的貞潔；現在可以把完全的身心，歸還於天主。

病榻四週的教友，都在希望能得到她一二句最後的訓話。也有來瞻仰她的德輝的，也有來囑託她祈求的。全教區的人，是都來了。

小屋之前，人們往來不絕。神父怕不及給她終傅，有意減少這些探視與談

話。可是可敬好似預先知道了死的時刻，堅決地給神父保證，他僅有餘時可以泰然給她終傳。

那是四月初，新春的一個清晨。加大利納面部向天，聲若遊絲似的還在勸她的同伴們，恆心祈禱與勤行苦工。她還答允自己到了天堂之後，為她們轉禱。

一個女友，傾耳在她口邊，為聽她遺囑的微音。神父則跪在欄旁念着助善終經，其他教友們也跪在一旁，念着加大利納所教給他們的聖母禱文。

朗朗經聲裏，充滿着嚴肅的平靜，這不像是送終，而却是送別。

她的呼吸更形短促了，她的面容，也更形可愛。小屋椽隙內，射進了一道美麗的陽光，照着加大利納不動而光輝的面部。

「他睡着了！」有人說。



「不，他已升天去了。」

加大利納真的似睡去一般的升天去了。

可敬死了。在旁見她死的，都認為是生平最大的福份。人們便抬來了一口棺材。自入殮至落葬，棺蓋不封，任人瞻仰小聖女的德容。這為印第安人還是破天荒的事呢。

目下在從蒙來亞到紐約的大路上，旅行者在汽車內，遙遙地可以看到聖老穆河畔斜坡上的一架簡單而高的十字架。十字架下面，是一座小亭，亭下便是加大利納德嘉歸達的墓。墓上蓋着白石，石上刻着：

加大利納德嘉歸達

一六八〇年四月十七日。

野族中最美麗的花。

這朵野族中的美麗之花，已引起全美洲的注意。許多人專誠到她墓上去拜禱求恩。

許多奇蹟，已因她的轉禱而獲得，她列品的案件，已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蒙教宗庇護十二世批准。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，這位可敬伊洛哥少女，將由聖老稜河畔，登上聖教祭台。

(完)

# 可敬德嘉歸達傳

## 附錄聖蹟二起

### 其一

韋濟那，卅二歲，業電鍍，加拿大人，體質素弱，一九三七年正月九日因感體力不濟，進聖心醫院。

經愛克司光檢驗，發現韋濟那左肺有結核症，醫生遂爲之注射空氣，以求療治。

二月底，韋曾一度回家休養，但不久又因喘咳不止而復回醫院，再度受空氣注射，但數天後肺葉內突告積水，呼吸更形喘急，醫生決定用抽水療治法，但韋寧願離院而死，不願抽水，醫生亦無如之何。病者卒於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二日離院回家。可是住家數日後，病勢更見沉重，病人乃復被送回醫院，然聖心醫院亦已他遷北去。於是乃投病者進聖若翰納醫院。

診斷語，千篇一律。都說是肺水過多，須作抽水療治。此外別無辦法。時病人已起寒熱，對於病勢前途，殊爲危急。

梅那神父與病人，原是舊相識，一日神父來探病時，就把可敬德嘉德的遺物給韋佩上，並囑其同行九日敬禮，以期因可敬轉達，而得痊愈，病人求治心急，當下便一口答應了。

九日敬禮開始後不久，醫生復來診視，忽謂：「病狀並不危險，過幾天抽水就是」。

九日敬禮繼續舉行着，病人也覺得自己的呼吸。也一日鬆似一日。迨第三次醫生來診視時，竟對病人說：「你去照了愛克司光再來，我想抽水療治，爲你不甚迫切，你只須吃得好些，多些運動」。

愛克斯光照了之後醫生便作第四次的診視，但結論是：「肺中已多日無水，所以你當多吃多睡。秋涼後，你且可重去工作。你病症的告痊殊有些意外。」這正是他做完九日敬禮的一天。

認爲不治的他的左肺，已呼吸如常，寒熱也完全退去，韋齊那除準備把這事報告羅瑪，爲可敬立品作證外，他早已工作如常了。

## 其二

拉華來是加拿大的一個農夫，每當田頭工畢，輒駕摩托車往返於老稜底道上，以資休息。

一九三七年四月廿九日，他正掣馳着他的摩托車時，因與一駕裝貨卡車迴避，以致連人帶車跌入溝內，拉華來一時神志昏迷，足骨折碎，後經路人將車搬住，把傷者送往維克多利亞醫院。

進醫院後，四月之內，抬進開刀室者十二次，一切手續，未見奏效，脫臼的碎骨上，流着血膿，醫生爲之接骨後，那脚反更日夜的擁腫起來。

醫生在行第十二次的手術時，曾在許多練習生之前，聲明彼曾用一切方法，

但竟沒法使之不再作膿。醫生說時用英語，可是拉華來雖不諳英語，但頗能聆悟。是以出手術間，被抬回病榻上時，他內心的痛苦，更是不可形容。試想四月以來受盡了手術時的種種苦痛，卒不能使之不成殘廢，如何能使他不灰心，不失望？

那天晚上他的姑母若瑟瑪利亞修女前來探病，當下給他一張可敬德嘉歸達像，並囑其彼此共向可敬作九日敬禮，求可敬轉達，俾得痊愈。

醫生已決定明日再行第十三次的手續。因為拉華來的壞腳，腫的更利害了，傷處依舊是流着血水與膿漿。

是夜，拉氏於姑母走後，即將姑母送來可敬像插入綑布之內，取了念珠，虔念玫瑰經，求其至少能使他安睡一夜，果然念經後竟夢夢入睡。從進醫院來，他

從未酣睡過的，此番竟得到了安眠。一覺醒來，他覺得神志清醒，腳上的痛勢也似消滅，於是偷偷試把左腳動動，奇怪的，竟也轉旋自如，於是想起立行走，可是據其自述，那時他覺得很不自然，而且心裏也很有些驚慌。

看護前來換紮布時，只見昨夜膿血淋漓的創口已結了疤，紮布也乾燥不濕，大爲驚奇。

住院醫生來了，把石膏掀去，病人也不覺得苦痛，不如前者每次動着石膏時，病者便痛得如撕裂一般，紮布一齊取去，小腿露出來了，只見紅紅的，沒有皮，只有些膿水。醫生用以脫把膿血洗淨，便發見新生的肉。

人們把病人抬到太陽光之下，醫生看護們，一個一個默默地前來察看。

三天後拉華來君竟撐了拐杖離了醫院。只是他的左脚似乎短些，他需要定做



一隻厚底的鞋子。

拉華來君既得了可敬轉禱的效驗，他更格外依靠小聖女，他許願假如因聖女的轉禱，能不杖而行，他定要把他那副拐杖親自送到加拿華蓋去。

小聖女因又應了他的祈求，不久之後，拉華來君竟全棄了他的拐杖，而且工作負重，一如往日。

此後拉華來便實踐他所許的願，而且是騎了自由車，把他的那副拐杖送到了加拿華蓋。

10/10/10

24

102032

10/10/10

BC

79.9